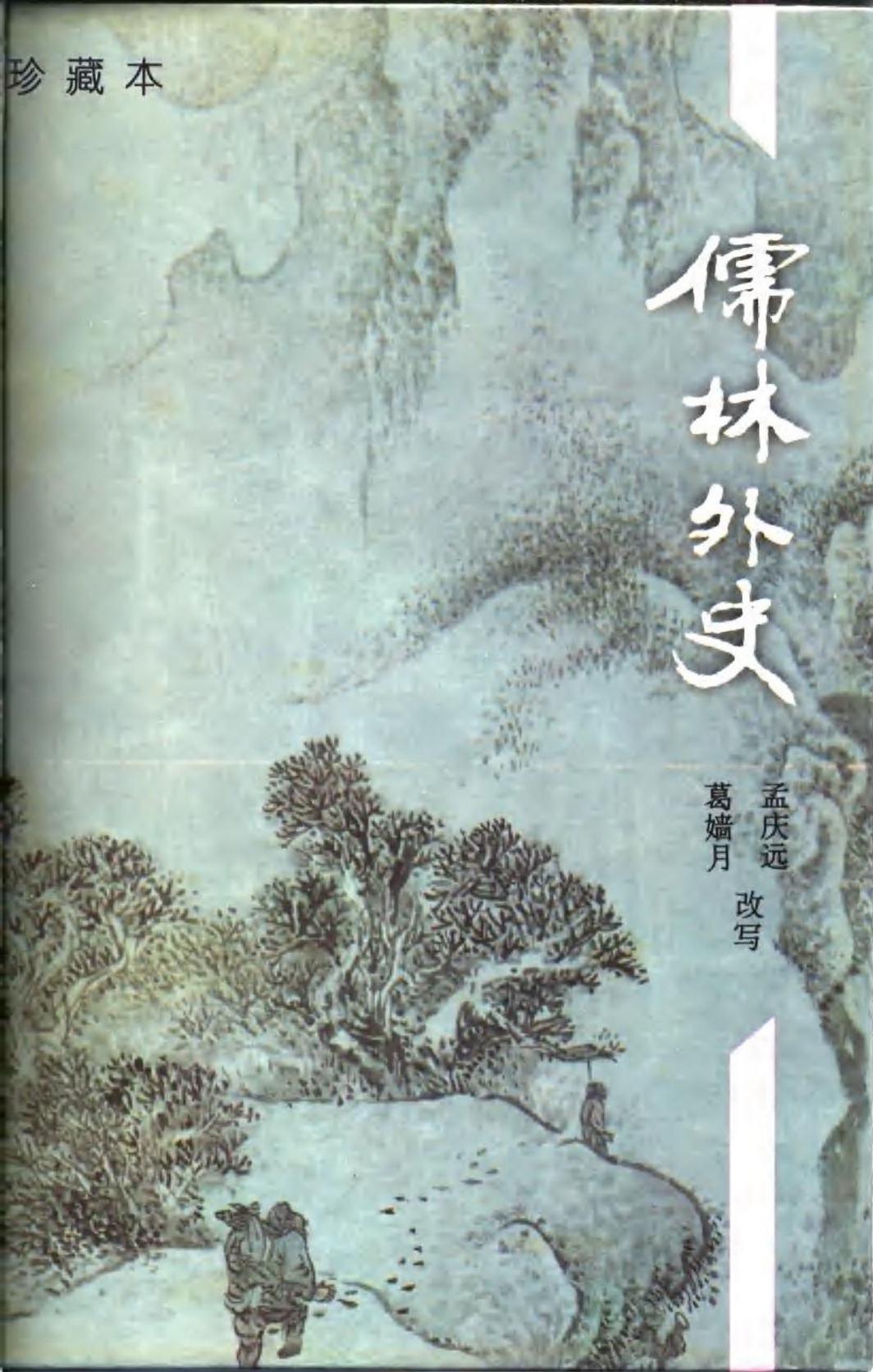


珍藏本

儒林外史

孟庆远
葛端月

改写



黄伯诚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一九九六年六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九六年六月上海第一次印刷

七泖湖王冕作画

元朝末年，浙江诸暨县出了个品格磊落的人。这人姓王名冕，七岁丧父，靠母亲做些针线供他读书。十岁时，母亲实在供不起他了，让他受雇于间壁秦老家放牛。王冕每天把牛放在七泖湖边，自己坐在柳阴下看书。那日浓云密布，一阵大雨过去，黑云边上镶着白云，透出一派阳光，照得满湖通红。湖里十来枝荷花越发精神，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。王冕心想：「若把这荷花画他几枝，也觉得有趣。」自此学起画来，画到三个月后，那荷花精神颜色，就像是湖里长的，只多着一张纸。自此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诸暨一县都晓得他是个画没骨花卉的名手，都争着来买。他就辞了秦老家，每日画画读书，那天文、地理、经史等大学问，无一不贯通。但他性情与众不同，既不求官，也不交友，把功名富贵视若浮云，只是孝敬母亲。后大明朝建立，礼部议定八股文取士之法。王冕听说了叹道：「这个法却定得不好！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，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！」



老童生范进中举

王冕后百多年，已是大明成化弘治年间。钦点广东学道周进到广州上任。他六十多岁才进学，心想自己吃苦久了，如今掌理学政，须把考卷一一仔细看过，不可屈了真才。考到南海番禺两县童生，周进见一童生面黄肌瘦，胡须花白，已是十二月上旬，还穿着麻布直裰，冻得乞乞缩缩。这人姓范名进，二十岁应考，考过二十余次，还不曾进学，这年已五十四岁。周学道把范进的卷子仔细看了三遍，才看出是天地间之至文，把他取了第一名。到了六月，范进想进城参加乡试，没有盘费，同丈人胡屠户商议，被他一口啐在脸上，骂道：「你这尖嘴猴腮，也该撒泡尿照照，不三不四，就想天鹅屁吃！」哪知这次乡试，范进又高中举人。范进欢喜狠了，两手一拍，叫了声：「噫好了，我中了！」一路拍手嘻笑，竟发起疯来。亏得众人请来胡屠户，一巴掌把范进打醒。胡屠户逢人便夸：「我每常说，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，品貌又好，是天上文曲星下凡！」



二老官疾终正寝

范进中举后，自有许多人来奉承，田产店房，奴仆丫环都有了。老夫人高兴过分，忽痰迷心窍去世。范进办完母亲丧事，去高要县，想从房师汤知县那里打秋风找些银两。不巧知县下乡去了，只得在关帝庙吃茶闲坐。只见走进一人，蜜蜂眼，高鼻梁，络腮胡子，原来是高要县有名的贡生严致中。严致中有一个同胞兄弟叫严致和，是个监生。兄弟二人当初分家，是一样的田地。严贡生举家好吃，把家产吃穷了。二老官严监生节俭度日，家连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，积下了十多万银子的家财。妻子王氏多病，无子，有个三岁的儿子乃妾赵氏所出。不久王氏病死，临咽气前把赵氏扶了正。那知灯节后二老官也得了病，渐渐饮食不进，仍每晚算帐直算到三更。拖到秋后的一天晚上，二老官不行了，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，总不得断气，却从被单中伸出手来，竖起两个指头。众人不解其意。赵氏走到油灯前，把燃着的两根灯草挑断一根。严监生登时把手放下，就没了气。



严贡生欺亲霸产

严监生死后不久，皇天无眼，儿子又出天花死了。赵氏哭得死去活来，要立大房里第五个侄儿为嗣。严贡生说：「替二房立嗣是严家的事，由不得她！」就过来把二房里十几个管事的家人都唤齐了，吩咐道：「我家二相公明天过来承继。赵新娘并无儿女，二相公只认她是父妾，不能占着正屋，你们打扫两间空房，替她搬过去！」又说：「你们管的田房利息，都连夜攒造清册。若有半点欺隐，我把你们这些奴才三十板一个，再押送衙门！」赵氏又哭又闹，告到高要县衙门。汤知县也是妾生的儿子，就在状纸上批道：「赵氏既已扶正，不应只管说是妾。如严贡生不愿将儿子承继，听赵氏自行立贤立爱！」严贡生看了火冒千丈，随即告到府里。府尊也是有妾的，又批回来「仰高要县查案」。严贡生又告到省里，又批「赴府县控理」。严贡生再飞奔到京，想冒称周学台的亲戚，到部里告状，却连人都没有见到。最后，严贡生分到了七成家私才算了结。



荀员外匿丧求官

范进中举后，因母丧遵制丁忧，三年后进京会试，中了进士，钦点山东学道。临行前，房师周进嘱托范进道：「山东是他故乡，当年在汶上县训蒙，有个学生名叫荀玫，若是应考，果有一线之明，就推情提拔了他。范进到得兖州，查考生中果然有荀玫之名，却遍寻不着他的考卷，一对号簿，头一卷正是荀玫。原来他文字本来就很好，范进白捞了个顺水人情。荀玫后来连中举人、进士，殿试又高中二甲，授了工部主事，转了员外。一天，荀玫正在与王员外王惠在寓处闲坐，忽见家人挂一身孝，飞奔进来跪禀：「老太太归天。荀玫闻讯哭倒在地。就要递呈丁忧。王员外道：「现今考选科道在即，你我都有指望。若报明了丁忧，就得挨过三年，如何得了？不如将事瞒下，候考选过后再处。」荀玫听信了，至晚，青衣小帽，去求周进、范进两位房师保举。两位都说可以酌量，又过两三日，都回复说：「员外不合夺情之例。这夺情须是九卿班上的官。」荀玫无奈，只得丁忧回乡治丧。



张铁臂歼仇报恩

王员外不久补授南昌知府。到任时，前任蘧太守已告老回浙江嘉兴府老家去了。湖州娄中堂的三公子玉亭和四公子瑟亭，是蘧太守内侄。听说姑丈挂冠归田，特来请安。两位公子因科名蹭蹬，激成一肚子牢骚，见太守之孙性情豪爽，不问举业，尝不惜百金，授人于危急之际，遂引为知己。回湖州后，两位公子要学信陵君、春申君屈尊养士，广交天下豪杰。

一日，来了一位侠客，自称张铁臂。席间问起这浑名的来历，张铁臂说：「朋友们和我赌赛，叫我睡在街心，把膀子伸着，等牛车压过。那车来的力猛，足有四五千斤，车过后，膀子上连血印也没有一个，故得此绰号。」两位公子听了越发敬重。一日晚间，月色未上，忽见房上跳下一个人来，正是张铁臂，满身血污，将一革囊掷于地下，对两位公子说：「我生平有一仇人，有一恩人。今仇人首级已在此囊中；那恩人，须得报他五百两银子。」两位公子连忙取出银子，张铁臂拿了腾身上房，只听一片瓦响，去得无影无踪。



马纯上独自游湖

二位公子连夜设宴，请来几位至交，等张铁臂回来，看他如何将人头化为血水。直等到日中，革囊内发出臭味，打开看时，却是一个猪头。二位公子甚觉无趣，从此闭门谢客，只说到京中去了。那嘉兴的蘧公孙倒结识了一位热心朋友。此人姓马名静字纯上，人称马二先生，受文海楼之邀，来嘉兴选编考卷。马二先生得知公孙受诬遭了官司，将编书所得的上百两银子替他私下了结了，也不图报，叮嘱了公孙几句就动身去杭州，在文瀚阁暂住。一日，马二先生带了几个钱，到西湖上走走。这西湖乃天下第一真山真水，且不说灵隐之幽深，天竺之清雅，从钱塘门到净慈寺这十多里，已楼阁相望，目不暇接，士女游人，络绎于道。马二先生走得又乏又饿，见路旁酒楼尽是山珍海味，喉咙里直咽吐沫，只得走进一家面店，十六个钱吃了一碗面，肚里不饱，又走间壁茶室吃了一碗茶。吃完出来，见对面来了三位女客，满头珠翠，佩环丁当。马二先生也不在意，低头走了过去。



洪憨仙授术炼银

过了两日，马二先生登城隍山望钱塘江，见庙前书店有他编的《三科程墨持运》发卖，心里欢喜，因问可还行銷。店家答道：「墨卷只行得一时，哪里比得上古书。」马二先生又信步走进丁仙祠，见丁仙像前有个签筒，心想：「我困在此处，何不求个签问问财运。」正要下拜，听得背后有人道：「若要发财，何不问我？」回头一看，此人头戴方巾，身穿茧绸直缀，一部大白胡须，飘飘有神仙之表，自称姓洪名憨仙，已三百余岁，暂寓伍相园庙后花园内。马二先生随他去到住处，果然窗明几净，不同凡俗。憨仙说道：「久闻先生乃选卷名家，今日求丁仙所问何事？」马二先生将床头金尽，欲求指点之事以实相告。憨仙沉吟半晌，取出几块黑煤说道：「先生可将这些东西置于罐中，烧起一炉火来，看是什么。」马二先生回去依法而行，竟炼出了五六锭纹银。次日前去叩谢，憨仙说：「今有胡尚书之公子求我教授炼银之法，愿出一万银子作炉火药物之资，务请先生居间作个保人。」